

私

家

秘

藏

小说百部



私家秘藏

小说百部

主编 金成浦 启明

第三十七卷

远方出版社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


宋·无名氏 编

目 录



新
编
五
代
史
平
话

梁史平话卷上	(5)
唐史平话卷上	(28)
唐史平话卷下	(50)
晋史平话卷上	(71)
晋史平话卷下	(87)
汉史平话卷上	(106)
周史平话卷上	(119)
周史平话卷下	(144)
附录一 曹元忠跋	(170)
附录二 董康跋	(171)



梁史平话卷上

诗曰：

龙争虎战几春秋，五代梁唐晋汉周。

兴废风灯明天里，易君变国若传邮。

粤自鸿荒既判，风气始开。伏羲画八卦而文籍生，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。作十三卦以前，民用便有个弦木为弧，剡木为矢，做着那弓箭，威服乖争。

那时诸侯皆已顺从，独蚩尤共着炎帝侵暴诸侯，不服王化。黄帝乃帅诸侯，兴兵动众，驱着那熊、黑、貔、貅、貙、虎、猛兽做先锋，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，与蚩尤战于涿鹿之地。斗经三合，不见输赢。有那老的名做风后，乃握机制胜，做着阵图来献黄帝。黄帝乃依阵布军，遂杀死炎帝，活捉蚩尤，万国平定。这黄帝做着个厮杀的头脑，教天下后世习用干戈。

此后虞舜征伐三苗，在两阶田地里舞着干羽，过了七十个日头，有苗归服。如汤伐桀，武王伐纣，皆是以臣弑君，篡夺了夏、殷的天下。汤、武不合做了这个样子，后来周室衰微，诸侯强大，春秋之世，二百四十二年之间，臣弑其君的也有，子弑其父的也有。孔子圣人，为见三纲沦，九法译，秉那直笔，做一卷书唤做《春秋》，褒奖他善的，贬罚他恶的。故孟子道是：“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而天下乱臣贼子惧。”只有汉高祖，姓刘字季，他取秦始皇天下，不用篡弑之谋，真个是：

手拿三尺龙泉剑，夺却中原四百州。

刘季弑了项羽，立着国号曰汉。只因疑忌功臣，如韩王信、



彭越、陈豨之徒，皆不免族灭诛夷。这三个功臣，抱屈衔冤，诉于天帝。天帝可怜见三功臣无辜被戮，令他们三个托生做三个豪杰出来：韩信去曹家托生，做着个曹操；彭越去孙家托生，做着个孙权；陈豨去那宗室家托生，做着个刘备。这三个分了他的天下。曹操篡夺献帝的，立国号曰“魏”；刘先主图兴复汉室，立国号曰“蜀”；孙权自兴兵荆州，立国号曰“吴”。三国各有史，道是《三国志》是也。

从这曹操开端篡汉，在后司马懿也学他这局段，篡了魏；隋杨坚篡了周。炀帝弑了父亲，便淫了父妾，自立为帝，荒淫无度；靠他混一天下，张着锦帆，造着迷楼，一向与妃子游荡忘返，便饥谨荐臻，盗贼蜂起，□□顾着。邵康节有诗道是：

蝼蚁人民贪土地，沙泥金帛悦姬姜。

炀帝恁地荒淫无道，那唐公李渊起兵入长安，向地名江都，将炀帝杀了，立他代王名侑的做皇帝。寻受隋禅，革命为唐。秦王名世民的，将那哥哥太子建成杀了，传位为皇帝，号做太宗。自登极后，从魏征之谏，用房玄龄、杜如晦做宰相，用李靖、尉迟敬德做将帅。贞观年间，米斗三钱，外户不闭，马牛孳畜，遍满原野。行旅出数千里之外，不要赍带粮草。蛮夷君长，各各带刀宿卫，系颈阙庭。一年之间，天下死刑只有二十九人。当时恁地太平！

太宗皇帝一日宣唤袁天纲入司天台观觐天文，推测世运。袁天纲在司天台无事，把那世数推验，做一个图讖。正在推算，忽太宗到来，唬得袁天纲疾忙起来，起居圣驾。太宗待觐他算个什么文字，袁天纲进前将太宗背推住，叫：“陛下，不要看觐！”便口占一诗道：

茫茫天运此中求，世代兴亡不自由。

万万千千说不尽，何如推背去来休！

袁天纲道：“天地万物，莫能逃乎数。天地有时倾陷，日月



有时晦蚀。国祚之所以长短，盗贼之所以生发，皆有一个定的数在其间，终是躲避不过。”那讖上分明写出两句来。道个甚的？

非青非白非红赤，川田十八无人耕。

且说袁天纲这两句是一个字谜。非青非白非红非赤，莫是个黄的色，这是“黄”字分晓；川田十八，这是个“巢”字分晓。只因袁天纲写下了这两句讖了，直到大唐第一十八个的皇帝，唤做僖宗皇帝，小名做僇，在后改名做俨，是懿宗皇帝的第五个儿子，初封普王。咸通十四年七月，懿宗崩，有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刘行深、韩文约两个，策立普王即皇帝位。大赦天下，改年号做乾符元年。是时僖宗年才十二岁。自僖宗登极后，关东连年旱干，田禾不熟，百姓饥饿，流徙四散。尝有翰林学士卢携上表，表文曰：

臣闻国家之有百姓，如草木之有根柢，若秋冬培溉其本根，则春夏枝叶荣茂。窃见关东境内，连年旱灾，禾稼无可割刈，所至饥荒，人无依倚，待尽沟壑。朝廷虽加存恤，蠲免余税，实无可征。而州县文移，督趣甚急，动加捶撻。虽撤屋伐木，雇妻鬻子，仅可供给催租吏卒酒食之费，朝廷倘无实惠抚存，百姓委实生受。乞敕州县，凡有民间一切逋负租税，尽与住征，仍开发义仓，亟加赈给。庶人蒙实惠，如解倒悬。臣愚，昧死谨言。

伏候睿旨。臣卢携表上。

僖宗方在幼冲，纵有忠臣直谏，怎生省得？只靠那丞相路岩，排行唤作路十的，处置军国大事。奈缘路十蒙蔽圣聪，向僖宗跟前只奏道：“四境无虞，兵戈顿息；四时顺序，禾稼丰登。”却嫌着卢翰林进那一表，奏道：“卢携妄奏灾旱，荧惑圣听，合该赐死。”使那宣使矫诏去赐卢携死。密令差去的人员，剔取他结喉三寸以进，验他死的虚实。朝廷行着这般政令，无一人敢奏



事进言。到那十一月，有那秀才王仙芝，是那郢州人氏，同着那濮州秀才尚君长、齐州王璠、维州楚彦威、淄州蔡温玉，因就试长安，试官只取势家子弟应选。这几个秀才皆是寒族，怨望朝廷。为见蝗虫为灾，天下饥馑，遂结谋聚众，在那郢、曹、濮三州反叛。在那地名长垣下了硬寨，真个是：

不向长安看花去，且来落草做英雄。

王仙芝倡乱之后，远近从乱的都来相附为盗，剽掠州县。盖是世之盛衰有时，天之兴废有数。若是太平时节，天生几个好人出来扶持世界；若要祸乱时节，天生几个歹人出来搅乱乾坤。

且说曹州冤句县，有个富人黄宗旦，家产数万，贩盐为生，喜聚集恶少。是那懿宗皇帝咸通元年上，黄宗旦妻怀胎，一十四个月不产。一日，生下一物，似肉球相似，中间却是一个紫罗复裹得一个孩儿。忽见屋中霞光灿烂，宗旦向妻道：“此是不祥的物事！”将这肉球使人携去僻静无人田地抛弃了。归来不到天明，这个孩儿又在门外啼叫。宗旦向妻子道：“此物不祥，害之恐惹灾祸。”遣伴当们送放旷野，名作青草村，将这孩儿要顿放乌鸢巢内，便是搬下来，他怎生更活。过个七个日头，黄宗旦因行从青草村过，但听得乌鸢巢裹孩儿叫道：“爷爷！你存活咱们，他日厚报恩德！”宗旦使人上到巢裹，取将孩儿下来，抱归家里看养，因此命名作黄巢。黄宗旦又向妻子说了孩儿啼叫的事一遍。其妻道：“这个孩儿真个作怪！若不兴吾宗，定是灭吾族，莫若傍今杀了，斩草除根，萌芽不发；斩草若不除根，春至萌芽再发。”黄宗旦道：“天要坏我家门，杀了这孩儿是逆天道。且养活教长成，看他又作么生？”不觉年至十四五岁，身長七尺，眼有三角，鬓毛尽赤，颌牙无缝；左臂上天生肉腾蛇一条，右臂上天生肉髓球一个，背上分明排着八卦文，胸前依稀生着七星痣。自小学习文章，博览经史。性好舞剑，会把剑向空掷去，一剑须杀一人；又会走马放箭，每发一箭，不差毫厘。轻财好义。一日，



有一道士过门，将一口剑送与黄巢，称道：“上天赐与黄巢。”道罢，不见道士去向。黄巢得这一口剑，号作“桑门剑”，仔细觑时，剑上有“混唐”二字。乾符二年，朝廷降诏兴贤。黄巢一见，心中大喜，这是男儿立功名之时。真是：

降下一封天子诏，惹起四海状元心。

黄巢一日辞了爷娘，选下了日，直往大国长安赴选。黄巢登程后，免不得饥餐渴饮，夜宿晓行，来到长安，讨一个店舍歇泊。明日到试院前打探试日分，到试场左侧，已知得日分了，归歇泊处来。等候得赴试日已至，同士子入试场，把十年灯窗下勤苦的工夫尽力一战。试罢，出试院等候开榜。等至三日，更无消息。黄巢意中惊疑，未免且去探榜。行得数步，探听得试院开榜了，却是别人作了状元，别人作了榜眼，别人作了探花郎。黄巢见金榜无名，闷闷不已。拈笔写着四句：

拈起笔来书个字，多应门里又安心。

囊篋枵然途路远，恓惶何日返家门？

黄巢因下第了，点检行囊，没十日都使尽，又不会做甚经纪，所谓：床头黄金尽，壮士无颜色。那时分又是秋来天气，黄巢愁闷中未免题了一首诗，道是：

柄柄芰荷枯，叶叶梧桐坠。

细雨洒霏微，催促寒天气。

蛩吟败草根，雁落平沙地。

不是路途人，怎知这滋味！

题了这诗后，则见一阵价起的是秋风，一阵价下的是秋雨。望家乡又在数千里之外，身下没些个盘缠，名既不成，利又不遂，也只是收拾起些个盘费，离了长安，待前途□打听□□意下谒那贤豪，讨些津发，奔归乡里。行了数十日，来到宋州砀山县，小地名午沟里。打听得那里有一个朱教授，小名唤做朱诚，在乡里开设学馆，将五经教导百十个徒弟，一乡都叫他做朱五



经，做了那小学的师父。黄巢思量：“咱们今番下了第，是咱的学问短浅。明日写着榜子，做着一首诗，去见那朱五经，问他学习些个。”那诗道：

百步穿杨箭羽疏，踟躇难返旧山居。

雏生欲立师门雪，乞授黄公一卷书。

朱五经看了这诗道：“秀才，您们下第不归故乡。小生惯诵经史，教导乡里徒弟，无过是教他学习个孝悌忠信的道理，认识得个三纲五常。如门下高作末句，愿学黄石公兵法，觐贤丈志气不凡，非小生所敢与闻。”黄巢道：“小生意下不是恁地说。为见而今世界不是修文时节，小生赴选长安，取的三名，不是权势子弟，则是豪富儿郎。咱们寒酸贫儒，纵有行如颜、冉，文如班、马，也不中选。看来只好学取长枪大剑，乘时作乱，较是活计，咱们贫儒，处这乱世，饥来有字不堪餐，冻后有书怎耐冷？便如师父平日无书不读，直是皓首一经，也不得一名半职。便在乡里教着徒弟，也济得甚事？”朱五经道：“分明是如贤所教，但是小生自小兀坐书斋，不谙其他生活，只得把这教学糊口度日，为之奈何？”

朱五经有三个的儿子：第一的名做全昱，第二的名做存，第三的名做温。各自小年不肯学习经书，专事游手好闲；平常间吃粗酒，使大棒，交游的是豪侠强徒，说话的是反叛歹事。在屏风后倒卧，忽听得黄巢向他爷说着那使枪使剑的话，心下快活，思量这人也是个好汉，未免出来与他厮见。朱五经向黄巢道：“秀才无事，且在家里闲坐，待讨些盘缠相赠。”那朱温、朱全昱兄弟，每日间邀取黄巢出去闲走。一日，黄巢见有一雁飞从天外来，黄巢拿起一张弓，满如弦月；放一支箭，快似流星。将雁儿左翼射过，从半天攥下来。雁口中衔得一纸文字。黄巢未见那文字时，万事都休，才见了那文字后，十分恶气上心来，铁石万钧也遏不□。那纸上写着个甚的？道是：



四边云雾迷。黄巢□□□。

丈夫四方志，急急奔仙芝。

黄巢看了这首诗，道是：“详诗中意义，是教咱们去投奔王仙芝也！”那时王仙芝在曹、濮、郛三州作乱。“曹州是咱们乡故，待奔归去，又没果足，怎生去得？”那朱温听得恁地，说道是：“贺喜哥哥！射雁得诗，分明是教取哥哥行这一条活路。便无果足，又做商量。咱三个兄弟，且去买些个酒吃了，却做话说。”见那酒店前挂着一个酒望儿，上面写四句诗道：

百尺竿头一布巾，分明写出酒家春。

相逢不饮空归去，洞口桃花也笑人。

黄巢和那朱温、朱全昱、朱存三个兄弟，一同入那酒店里坐地，唤酒保买杯酒和肉来，四个一就吃了。那黄巢拿着酒盏抬身起来，向朱全昱兄弟道是：“咱孤单一身，流落外里，愿与哥哥结义为弟兄，他时富贵无相忘。”那朱全昱道：“咱们也有这般意思。”便叙年纪大小。黄巢与朱全昱同年，却大了五个月，便拜黄巢为兄；那朱全昱、朱存、朱温做弟弟。盟约已定，当时朱温笑道：“哥哥好说大话！您而今要奔归乡故，尚无盘缠，几时得到富贵不相忘时节？”说话里，只见朱存出来道：“咱有一个计策，讨得几贯钱赠哥哥果足归去。只要兄弟们大家出些气力。探听得这里去不远二十里，有个村庄唤做侯家庄，有个庄主唤做马评事，家财巨万，黄金白银不计其数。咱兄弟们待到二更时分，打开他门，将他库藏中金帛劫掠些与哥哥做路费归去，怎不容易？”黄巢道：“若去劫他时，不消贤弟下手。咱有桑门剑一口，是天赐黄巢的。咱将剑一指，看他甚人也抵敌不住。”道罢便去。行过一个高岭，名做悬刀峰，自行了半个日头，方得下岭。好座高岭！是根盘地角，顶接天涯。苍苍老桧拂长空，挺挺孤松侵碧汉。山鸡共日鸡齐斗，天河与涧水接流。飞泉飘雨脚廉纤，怪石与云头相轧。怎见得高？



几年撞下一樵夫，至今未曾撞到地。

黄巢四个弟兄过了这座高岭，望见那侯家庄，好座庄舍！但见：石惹闲云，山连溪水。堤边垂柳，弄风袅袅拂溪桥；路畔闲花，映日丛丛遮野渡。那四个弟兄望见庄舍远不出五里田地，天色正晡，且同入个树林中躲了；待晚西却行到那马家门首去。从那岭腰分路入这小路上去，那树林深处见一个小小地庄舍，僻静田地里，前临剪径道，背靠杀人冈。远看黑气冷森森，近视令人心胆丧。

料应不是孟尝家，只会杀人并放火。

那朱温见庄门闭着，不去敲那门，就地上捉一块土，撒放屋上。只见一个大汉开放门出来。黄巢进前起居，问丈丈高姓。那大汉道：“我姓尚名让，祖居濮州临濮县。因关东饥馑，王仙芝倡乱，遂聚众落草。欲返乡里，动身未得。”黄巢听得恁地说，不觉泪眼汪汪道：“叔叔，好交您知，咱也是曹州人氏，只因赴选长安，流落外里，而今盘缠缺乏，无因得回乡故，撞着朱家三个弟弟，邀小人今夜做些歹生活。且借盛庄歇泊少时，求些饭吃，待晚便去。”尚让道：“不消恁地。咱们部下自有五百个喽罗健儿，人人猛似金刚，个个勇如子路。倘得门下做个盟主，可择日便离此间，沿途杀掠回去，不旬日间便到故乡，参见父母。”黄巢道：“咱有天赐桑门剑一口，所向无敌。何况更有五百人相从，何事不济？”道罢，尚让酹酒杀牛，排办茶饭。黄巢次早与朱全昱、朱存、朱温三个弟弟相别，临行拿盏嘱咐：他日兄弟们富贵时节，誓不相忘。道罢，各自离去。

那黄巢得五百贼众，捡下辛卯日离那悬刀峰下，将那村庄放火烧了而去。一路上遇着仓，便劫夺米粮，投向曹、濮州路回去。不数月，行到临濮县，将五百人潜伏深山中，两个潜地入县坊去。但见县城摧坏，屋舍皆无，悄无人烟，惟黄花紫蔓，荆棘蔽地而已。行到前面，见荆棘中有一草舍，有个老叟在彼住坐。



尚让往见老人，因赋一诗道：

老人来此话离情，泪滴残阳诉楚荆。
白社已应无故友，秋波依旧绕孤城。
高天军垒齐山树，昔日渔家今野营。
牢落故乡灰烬后，黄花紫蔓上墙生。

尚让吟罢此诗，同黄巢问老人借宿。老人道：“昨因王仙芝反叛，尚君长军败，已在狗脊岭伏诛，累及爷娘良贱，一齐斩了。见今出口捕捉他弟尚让未获。”吓得尚让顶门上丧了三魂，脚板下走了七魄。遂与黄巢不敢逗留，急奔过那县北十里头，小地名仁义里，投奔舅舅家借宿。行至一更后，月色初上，到得仁义里，悄无一人，只见舅家屋内，新坟累累。尚让行得辛苦，与黄巢且坐歇子。因感泣，乃为诗一首：

平生感慨有谁知？何事谋身与愿违。
上国献书还不达，故园经乱又空归。
孤城日暮人烟少，秋月初寒垄上稀。
世境飒然如梦断，岂能和泪拜亲闱。

黄巢为见尚让吟诗，他也吟四句诗道：

秋光不见旧亭台，四面荒凉瓦砾堆。
火力不能烧尽地，生乱黄菊眼前开。

两个吟诗一罢，放声大哭。忽闻人语马嘶，吓得黄巢、尚让两个潜伏荆棘中。须臾兵围搜捉，黄巢两个被乱军捉住。却是齐州王璠部下兵众。因见尚让，喜曰：“尚先生在这里！”因问黄巢：“此丈姓甚名谁？”尚让依直与他说了。王璠道：“黄巢莫是曹州冤句县黄宗旦的儿子么？近见费博古向咱道：‘将次有个尚铁面带得一个黄将军来，可立他做军长。’这人应着谣言。近来桑门现，大内金星又现，嘉德殿前黄蚁斗声如雷。终南山石人自哭，血雨降下，石人言道：‘三七二十一，由字头不出，脚踏八方地，果头三屈律。’又大内前地陷，得石碣，有字道：‘贝边



戎，乱中国；非青，非白，非赤，非黑。”此应中央“黄”也，贝边戎乃“贼”字也。又“三七二十一，由字头不出，脚踏八方地”，乃是“黄”字；“果头三屈律”，乃是“巢”字。又京都童谣云：“金色虾蟆三角眼，翻却曹州天下反。”今黄将军目生三角，实应这谣讖。小人部下有五百军，愿立黄将军为军长。”黄巢大喜，令尚让部那悬刀峰下五百人同来，计一千人军。即日离了仁义里，同那尚让、王璠三个投向濮州路去，投奔王仙芝。

王仙芝听得黄巢来到，开着寨门，自跃马出寨迎接黄巢等回寨，分宾主坐定，致酒相问劳。仙芝道：“向与黄将军同举进士不中，曾相聚贩卖私盐，苟求升合之利度日。岂料遭世饥荒，落草为盗。今日复相聚会，此天以英雄赐我也。”喜不自胜。即日署黄巢为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。巢受命大喜，按桑门剑誓师道：“今日之事，皆赖诸君同心戮力，共成霸业。”宰牛设宴。宴罢，吟一诗道：

落叶潇潇庭树红，晓杨枝畔带金风。

君子位重邦家宠，小人得道琅琊穷。

问鼎昔时观楚子，舞鸡夜畔笑刘公。

他时端拱麒麟殿，暂借扶桑挂旧弓。

乾符三年七月，唐僖宗差宋威往沂州与王仙芝迎敌。斗经五十余合，那王仙芝力不敌，败走。宋威奏道仙芝已死。百官皆入朝，贺大寇平定。才经二日后，仙芝又在沂州管下攻剡州县。当时宋威谎奏王仙芝已死，朝廷已行收兵；又听得王仙芝复出没州县，再遣宋威捕捉王仙芝。宋威部下军兵皆叛来投王仙芝了。朝廷再改差忠武军节度使崔安潜部兵讨王仙芝。王仙芝自得黄巢来归后，连攻陷数州，如汝州、阳武、郑州、唐、邓等州，及淮南诸州，皆降了王仙芝，军声大震。到得十月，朝廷诏刺史裴渥依理招谕王仙芝。那时王仙芝写着一封书回了裴渥道：

小人王仙芝书呈裴尚书台座：仙芝世受大唐国恩，



怎肯倡乱？实由懿宗临朝听政，委用非人；奢侈无度，赋敛烦急。连年水旱，州县不以实闻，朝廷不行仁政。百姓流殍，无所控诉，相聚为盗，岂得已哉！今承下喻，倘朝廷柄用贤臣，宽徭薄赋，则仙芝敛兵不战，免使生灵涂炭。皆尚书仁人一言之利也。仙芝顿兵城下，听候指挥，伏取处分。

裴渥得书大喜，即日开城门迎接王仙芝及黄巢等入城，置酒欢宴。正是：

琉璃钟，琥珀浓，小槽酒滴真珠红。烹龙炮凤玉脂泣，罗帏绣幕围香风。吹龙笛，击鼙鼓；皓齿歌，细腰舞。况是青春日将暮，桃花乱落如红雨。劝君终日酩酊醉，酒不到刘伶坟上土。

宴会已罢，裴渥令书记段璋写表奏闻于朝。朝廷降诏，除王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。诏下，王仙芝大喜，欲拜诏受命。黄巢大怒道：“当初咱们与明公共立大誓，横行天下。今明公轻信裴渥游说，独取美官而罢，使部下五千余众，何所归向？”因奋拳殴打王仙芝，伤中其首。众军喧哗不已。王仙芝便不敢受命，即日将裴渥杀了。分其军为两军：一翼军有三千人，从王仙芝大掠蕲州；一翼军二千人，与尚让从黄巢就那蕲州分道寇掠。

乾符四年二月，黄巢攻陷郢州、沂州、濮州，又取虔、吉、饶、信等州，遂入浙东，扰乱福建诸州。

乾符六年正月，朝廷差高骈统兵分道收捕黄巢。九月，黄巢攻广州甚急；为见朝廷军声再震，遂有厌兵的意思，上表求为广州节度使。僖宗使宰相会议。左仆射于琮道：“广州市舶宝货所聚，怎可令巢贼得之？请除黄巢充率府。”巢得告身，大怒，擒广州节度使李迢，使迢草表。迢道：“咱代受国恩，亲戚满朝。腕可断，表不可草！”巢怒，将李迢杀了，遂寇潭州。

话不要絮烦，且说那朱温自与黄巢相别后，其父朱诚丧亡。